蘇臺麋鹿記

蘇臺麋鹿記上　長洲潘鍾瑞麐生

蘇城之陷庚申四月十三日是年閏三月迨四月中已交芒種節而天氣陰寒特甚尚衣重棉也金陵大營衝潰在閏月望聞大雪與冰雹交下營中饑久不繼軍士凍餒遂不支蘇地三月十三之雪已稱異事況又後匝月乎城陷前一日日色乾黃而殷似有浮翳相傳制府請仙乩語有天光日色如灰句意即指此歟

閶門城內放火之謠雖經士民環籲面問蔡藩司云係訛言出示告衆而止然據地保言是日早晨實有馳馬持令

鑰大呼百姓速遷以徇于路者並非訛言是可怪也嗣後城陷賊中放火處閶門中市自西及東直巷則專諸巷炎趨坊巷則天庫前至周五郎巷延及劉家濱房屋之後半盡爲煨燼即大聲徇路所云何與訛言巧相應耶

馬得昭傳令焚毁沿城民房而城脚濠邊一椽未動所焚者方基上塘渡僧橋之左右皆市廛殷實處而廣東匪類亦猝入放火於南濠前後爲乘此劫奪城中官吏任其燎原凡三晝夜而後知焚非其地

放火之後馬鎮潛逝忽來忽往疑假疑眞迨明年二月薛撫軍煥從浙省檄調馬得昭赴滬又縱兵騷擾爲西人所

惡候於馬路見之突然搗叱毆馬於馬下蘇人在滬者皆稱快而馬又從此逸矣

張璧田軍門玉良援浙甫至即復杭城威名大著迨其自常郡至蘇蘇民相慶不知軍門屢挫部下摧折過半於路收集潰兵遂有賊匪溷入隊中其巡城傳令秖放親軍入城而轟然並進者亂次無倫不知幾倍於親軍之數軍門雖跌足大呵已主客不分悔無及矣或云璧田之復浙垣也抵城下即將張字大旗一麾賊以爲張殿臣總統國樑至矣遂棄城遁乃盜虛聲以奪人耳

賊撲和春金陵大營時張總統倉卒赴救賊圍之數重猶

保護和春旋戰旋退至於丹陽所率精兵畧盡是時營田一軍門至常州何桂清擁以自衛總統飛調屢檄不應或言何制府行轅幕友隨從吏胥廝役無非賊之奸細制府所爲纖悉必報且錮蔽之總統屢次告急飛檄調兵而制府皆未之見四月朔制府出走僚屬亦遂奔潰常州士民守城六日乃陷和春先逝入滸墅關走死何桂清奔至蘇州至崑山至常熟至上海匿久之而就逮獨張殿臣總統殉難於丹陽城下而賊撲蘇垣矣

江蘇候補府李文炳廣東人開胥門以延賊賊官之爲僞文將帥即出外俾管崑山縣事僅一年黨類猶忌爲劉姓

賊所殺

張兵進城爲城陷之前一日當夜即與守城兵勇換班登陴黎明城頭大喊團練局中猶招呼百姓助威持梃登城則彼衆已倒戈衝下矣關門亦自內啟餘者可知一霎時義勇團丁潰散隱匿遂無一人始知我先揖盜而彼同攘竊也

毅勇由難民挑選難民口糧每日僅一二十文募以爲勇每日驟得二三百文尚知豢養之優極應激發天良奮圖効力乃號褂上身面目頓易市上食物强賒硬買囂然不靖局中官紳設法爲撥置城上原欲調處以冀相安而驕

悍之性不悛廣匪在城外放火搶掠毅勇於月城堞上縋繩接遞贓物拆取帳篷包裹掮運至水關橋下船載出民閒夜巡登城露有蹤跡且見火藥包桐油鉢等逐一拏併物解官給續正法者不少而此類實繁其統帶之弁王姓出身本微不數日即得四品銜頂毅勇散不知何往後有人於城中見之

馬得昭既去張璧田未來其時有張振邦者官爲參游奉檄來蘇提饟時城內民團盤詰正嚴至其泊舟處查問出言互不相讓張出立船頭親爲剖辨而團丁人雜聲言拉張上岸張見洶洶之勢竟泅水去團衆謂其情虛將逝入

水取之羣毆致斃及披艙中物有某藩司信印文書始知
其誤而所隨兵役皆散團丁亦懼罪散去或云與馬鎮一
類印信難憑殺之固當此亦至今疑案
有人夢謁城隍神諭以大難將臨如欲消劫除殃務大衆
各發善心得萬人立萬願具疏籲天或可挽回或傳某夜
圓妙觀道士聞各殿神像步出殿去其聲隆隆直上雲霄
似乎殿中香案皆排倒驚起燭之絕無所覩競謂神靈上
天避劫也及賊入城廟宇寺院神像莫不劃毀南人信鬼
神因沿習俗而神靈避劫亦非無因
張家巷某氏空中落一人手於庭小似孩子之體截去四

指某国大家其太夫人奉佛行善久覩兆即預避去或謂
先報以信若云四月失守也
神佛塑像與人敬奉如生偶一觸犯即有疾病災殃應驗
不爽而賊來處處殘毀之目為死妖魔玩弄褻瀆無所不
至而神不加怒未嘗顯示惡報何也或曰彼賊所為事事
宜遭天殛而流毒如此想亦天降魔星惡雖貫盈未到殲
旃之候耳或曰神佛憐憫與人鑒平素敬畏之誠代籲上
帝願以身像消毀抵與民之刧俾稍輕減是二說者皆當
存而不論
護龍街大關帝廟賊欲舉火甚烈戲臺殿屋俱燬神龕獨

存或傳賊束薪時有數騎馳入陡起旋風廟門闔扇堅不可啟竟燔死焉從此相戒放火燒廟皆從鄰牆後屋延及不敢正門直入矣閶門一帶延燒幾盡惟伯通橋關帝閣一座巋然獨留瓦礫場中絕無僅有者也

賊始破城無固守志惟日以焚掠姦淫為事獄囚得縱乞丐附炎依勢逞凶漫無閑檢一旬兩旬之後官兵杳然乃為久踞計月餘守禦漸備

始時無夜不火閶門一路無論矣南濠兩岸直至胥門萬年橋城內學士街道前街延及養育巷直至太平橋葑門則十泉街東則平江路中間臨頓路護龍街凡十字路口

市廛最密處無不投以炎火葢欲使蘇城無復有市集貿易之所民人不得謀生勢必委而去之以此知賊無固志搜括財物傾筐倒篋無論矣凡複壁承塵瓦縫牆隙敲破撞壞百孔千瘡花石之陰甎版之底亦復發掘無遺而敗簏破甕淺類埋藏者轉未窺瞰間有陳年深窖發掘多金而主人曾不自知者如此逐戶搜尋日必數次忽聞賊首續到又必大索數日彼去此來纖毫無賸矣

城初陷賊不留宿𤔡朞放火而出半月中設立賊館無多迨欲久踞乃分館子每巷大宅一酋居之其下分佔鄰屋或滿一巷酋之大者其下更多或連數巷而賊隊之絡繹

至者逐次添設有增無減餘黎已是寥寥一困於焚燬再困於佔踞盡皆露處轉乎溝壑而已其强者不得已而附於賊

賊與賊分館而居偶有嫌隙始而毒罵繼而老拳甚而械鬬彼館之人敗去此館之人皆與賊首稱賀旣而彼館又引人來又敗去又與賊首稱賀彼乃合一館之人益以鄰右援助蜂湧而來竟將賊首奪去生死未卜而此館小賊翻坦然自安忻忻然有喜色謂今而後館中財物我儕公而有之矣是去一賊首而賊衆方自相賀也

賊與賊同隊劫掠各奪所奪惟以先到手爲强或前行巡

民團打仗後者即乘間肆刦飽獲而歸或有非意之獲由

間道潛行惟恐相遇對面競呼兄弟背面便似仇讎魍魅

伎倆所不堪言若引古語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比擬之猶

嫌文飾

破城半月後雖榜示安民嚴禁搶掠而衆賊不遵約束若

罔聞知二十餘日忠逆飭令統下僞逢天安劉姓僞左同

檢熊姓辦理地方事三縣各派僞佐將稱管理某縣事僞

長洲李姓僞元和胡姓僞吳縣汪姓所張僞示劉熊二人

並列而辦事只熊姓一人當日即令城中每門各集耆老

至其館中舉爲鄉官六城門分段各立一局局一鄉官有

圓妙觀前錢姓自薦云蘇城地面遼闊請另設城心一局
主之者即錢姓共爲七局僞左同檢諭七鄉官各局分査
戶口編造清册當按口給糧越數日七局送册合計尚有
八萬三千餘口許每口給米一觔一日耆鄉官分給每局
先發米五十石而城心局錢姓不肯承領曰領到鄉官局
中一時不及散給或被衆兄弟取去鄉官不能賠償也事
遂寢造册爲徒然
翌日熊姓復傳令盡驅合城百姓出城各自謀生遂與諸
鄉官出齊門繞至閶門相度地方熊謂鄉官曰城中兵民
雜處誠恐滋擾爾等不安今以上塘爲兵行之路以下塘

為民居之地塞斷上下津橋等口於渡僧橋上設卡俾兵民不得互越其餘三面亦各設卡而山塘虎邱之腹裏湖田一帶聽民居住開設鋪戶謀生限三日內舉行於是各鄉官令人於城中鳴鑼徇衆而衆難民深恐四面設卡如入陷阱他日官軍西來盡爲虀粉皆畏懼不敢出平江路一帶投水死者不計其數

熊姓先自立館於城外預煮粥以待出城者且云出城住定每日給米五升俾度四五日於四五日內各圖生業開出鋪而無資本者具呈請領本錢或呈明何業認領何等貨物仍估定貨價於售賣後繳還錢七成留三成俾其永

遠藉以運轉等語令鄉官傳播難民聽之又恐不謀生業則五升之米易罄謀業開鋪而生意不通則追繳資本無從措還猶不得生也仍畏懼不敢出

或云髮逆屠殺之慘於蘇獨輕破城第一夜凡陳屍於十字路口者以駭民而阻其逃此外無多雖士民之巷戰罵賊不屈被害者誠不可以數計至於駢首接踵相與枕藉而亡河爲之不流井爲之壅塞實皆自盡以殉而婦女尤多於此見蘇人之抵死不受辱具有同心而非賊之寬仁也

忠逆下令曰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殺無赦於各城門令人

巡察見賊衆牽牛而入者抽刀斷鞅俾逸去然賊衆貪口腹思私啖之而患牛之羆然不可掩也乃藉割馬艸爲名下鄉見牛輒臠割之置諸擔荅以艸分荷以入牛被生割血肉狼藉顛踣阡陌間棄不復顧牛之哀鳴顫掣良久乃絕情狀甚慘

金陵之陷也賊勒民分別男女設館不許同室而日給以米男之精壯者爲牌面老幼爲牌尾至蘇城卻不盡沿此例開或設立女館無非虛言恫喝盡將入家婦女趕逐逼至一處平素不出閨門不慣行走者已極艱苦而粒米不給多致餓死或借立館爲名詭詞欺騙許婦女隨身攜帶

包裹既驅入館則徧搜財物以去故有今日立館明日便散者有早晨設館午後旋逐者有驅出此館引入彼館而兩處皆空者者邊走那邊走無所適從哭聲載道而彼方恣觀而竊笑之若藉姊妹館爲漁色計更不堪矣

姦淫之禁僞示非不森嚴而違令習爲故常甚至梟首游街鳴鑼示衆猶憪不畏法賊酋因口諭之無益也派人各館查看毋許藏匿婦女而對戶鄰家無非藏匿之所又恐夜出之難防也派人沿路梭巡毋許強逼而青天白日無非強逼之時嗟乎率禽獸以食人而曰彼自爲禽獸之行果禽獸之罪乎抑亦率禽獸者之罪乎

凡搜括貨財第一次皆獻其主由賊奉貴層壘以進於偽王偽王又擇其多且珍嘉且旨者以貢於偽天王而輦運於所謂天京者天京即江甯府賊所僭改也第二次便準入已或所統之主見而愛之硬索無厭故往往兩三人爲一路各搜各物乖巧刁惡者輒多所獲其掠婦女也亦然而尤易啟爭奪

賊酋改閶門曰大西門胥門曰小西門盤門曰南門葑門曰小東門婁門曰大東門齊門曰北門守禦之計將雉堞一律砌平外加墼白內如短垣僅留礮口之地每距數百步搭蓋蘆蓬一座外糊以布似營非營後又接連造瓦屋如長廊中設更

鼓每夜派人打鼓坐更晝則虛插旌旗而已

官兵守城來有礧木賊令添辦賊眾將人家鍋鑊盡行取去碎敲成片再拆房屋梁柱長者斷之雜釘鍋片於上遂成礧木無數他如需用鉛製擂礮需用綿絮令眾覓取遂將民間錫器被絮搜括無遺諸如此類易於反掌此賊之所以爲賊若官軍爲之必須給價經費有常隨在掣肘所以難也

閶胥齊三門弔橋奉張軍門飭令預先撤去賊入城後翻搭造浮橋雜取民間門窗塞板之類拋置水面層纍至於高厚頃刻橋成矣萬年橋湖面廣闊素稱背江亦復頃刻

搭退且城濠停泊大小船隻無所不有百輔千檣雁排蟻聚皆奪獲於各郡鎮以備裝運輜重水陸城門處處洞啟歌呼出入若無所用其防閑者

凡大頭目館子門前皆建暸高臺以巨木四支撐爲架上鋪以板緣梯而登爲第一層上亦如下而制稍殺豎柱遞接以繩纏抱高聳雲際凡四五層不等晝則立旗夜則懸燈輪班派值雖城外數十里周遭數百里一望暸然若三旗非魔三燈夜豎則軍情緊急矣

賊設僞官其大小名號皆出臆吏臆列入告好事者刊板播傳余初未見自陷城中目擊館子門條知僞王以下遞

分僞職曰天將曰主將曰副將其別各有中軍前軍後軍等隊之分曰天義曰天福曰天安曰天燕曰天豫曰天侯其上各加一字曰某天某自下漸升至僭稱某王亦即此字其下有軍帥師帥旅帥兩司馬伯長卒長諸職皆以本地人充之名曰鄉官又有分部分司者或稱幾百幾十幾數則附賊先後之序各加某殿下字於首又有正副指揮正副宣傳軍政司等莫辨等差又有典聖糧典旗鼓典歌吹內典廚典獄與典牢其名似複此類蓋各執一役邇賊酋呼之隨以爲官銜者更有典紅粉之號最爲奇豔初不知其何謂知之者曰此與典鉛碼爲一類蓋礮中所用彈

子與火藥耳
或曰賊之狂妄其設官謬學古法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司馬五十人爲司馬一百二十人爲隊長二百五十人爲卒長五百人爲旅正一千二百人爲旅帥二千五百人爲軍正五千人爲軍帥萬二千人爲師帥此余所未能詳悉然生今反古自用自專又不如王莽之周禮矣
館子門條不拘大小紙則或黄或白字則或硃或墨筆跡潦艸常有謬譌間有硃蠟脧魚子塊金裝潢成幅而懸空者乃裱成楹聯之一以鋪戶招牌一扇配對於左右檐下至若黄緞裝成者字畫端整而幅式較小疑賊中預備帶

來者

佔踞館子皆大家第宅如北街潘愛軒汪碩甫家比迤吳氏復園都爲忠逆府其下皆僞稱忠殿下就近居住大小等差鱗次排列佔滿一條北街某官某衙延及臨頓路一帶鈕家巷留餘堂任蔣橋存誠堂兩宅亦賊酋所踞任蔣橋則僞左同檢熊姓居之堂中陳設一切未動楹聯猶是竹橋叔款惟中設香案茉莉珠蘭時花盆景分列甚多案旁支架懸賽會中大鑼兩面不知何用鈕家巷賊中知是相府始居大頭目後聞英逆將至遂遷去內外灑埽大門盡用黃綢裱糊預備迎接從此遂爲英府

館子門前各有一障大者以帳幔小者以門帷障中更懸僧道莊嚴之大歡門以爲華美居中設香案方供桌圍具備桌陳淸水三盃不知何意或卽彼讚美語中所謂上帝天父天兄耶不燒阡帛楮鏹不點綠香惟檀降等枝雜焚之或則鑪瓶花卉供養甚淸或則詭麗壺罍臚陳甚亂鋪戶亦多踞作館將櫃臺拆去而留其地服其門面兩間者則櫃內爲堆垛垃圾之用物無美惡彼所棄者輒投其中字紙米粒人畜馬糞彙積如山豈曰飾觀乎

賊之服色毫無定制大略惟盤辮裹頭短衣散褲腿爲一律以五色綢縐條扎褲腰以矜華美衣似不拘穿黃馬褂

者不甚顯貴即裹頭亦不盡用紅色大率花布居多黄者爲大頭目或云腦後垂下者愈長愈貴疑有尺寸之分概不戴帽亦或隨取緯帽涼帽戴之不以爲例至於鞵則不襪襪則不鞵或併鞵襪俱無（亮復時見有五色綢花鞵底厚數寸傳是賊酋之服）

賊亦有被服朝衣朝冠者偶取官紳公服服之以行於路非必誇美直戲耳又或割其兩袖截其下裾僅取中間作緜繡短褂又或於短衣上加補服及命婦朝披諸如此類怪不可言

賊以官爲妖見朝衣朝冠補褂領頂之類以爲妖器人家有此服物則蹂躪益甚又稱士曰妖士兵曰妖兵吏曰妖

差幾於無所不妖而呼民團謂妖蛆其名尤新
僞印皆用木雕碩大爲上忠逆之印長尺餘廣六寸許四
圍有邊鏤作蟠龍文中刻宋版字體曰太平天國九門御
林忠王李秀成十三字官印有名異矣或云忠逆自有名
秀成非名也僞同檢之印殺之長八九寸廣五寸許亦作
蟠龍邊文曰九門御林忠殿左同檢九字御又無名又有
小印見之收屍局扛夫身亦上不過四寸許邊作夔龍文
曰忠王圖記絕類店鋪中所用而概作宋字不若店鋪木
戳猶假作篆文也克復後見似玉非玉一印長大亦幾及尺而無字殆未成以獻也
僞示皆用黃紙酷似僧道壇場之榜嚴威者曰誨諭尋常

者曰請諭和平者曰瑞諭或曰鈞諭英逆繼忠逆而來甫至即發刊刻禁示徧貼通衢語用駢儷而多費解

賊之刑罰立斬之外刖用枷責徇殺人懸首竹竿上兩人横舁之又兩人一前一後前者鳴鑼後者持黄紙告示曰

中忿誦云忠王有令衆兄弟聽者爲某人作某事犯着天條現今治罪等語輕罪用枷號始進城時不得枷用桌面鑿一大孔套過頭上壓於肩而挂於頸木刺如蝟皮爲之綻枷面貼黄紙判犯罪情由語允而俚後於衙署取得大枷乃作封條漸次入格惟判限幾禮拜日責放則又竊取夷風矣

賊立書館招集多人頗加優待而文字俚鄙字體尤多乖異如太平天國四字天字上畫必須俗外放長國字中間必須改或爲王其他有改至不可識者

又於干支字改丑爲好改亥爲開蘇城之陷四月十三日彼則四月廿三日矣月無小建而有三十一日三十二日爲一月者從不置閏彼矜爲創殊不知五月初四日爲望其夜月纔如鉤彼固不存朔望弦晦之名然妄作之弊天究不可欺也

賊酋出必數騎聯行前列樂部樂器不必全以鐃鈸爲貴日中嘈雜歌唱不知何語即居處時館子門前亦必有鑼

鼓無事喧鬧爲樂

軍械絕少精良生鐵刀仗稍用便折蓋賊未嘗選工鍊造惟拾取官兵遺棄之物不問利鈍即賊新衣亦悉鐵匠偷減工料其火器尤不熟諳每出隊惟旗幟十居八九諸色參差伴送望者陸離如火或散植林木間以誑衆而肩背負戴志在財物黠驢之無技可知矣

馬隊衝鋒是其長技不過一二十騎眞長毛乘之馬行在前徒步在後凡遇官兵民團則馬隊立定步隊衝前步隊多用被擄民人倘陷陣而死眞長毛自在也又或立馬插旗作排陣相持之勢潛以後隊悍賊從兩旁兜裹向前名

日荷包陣間七子山一帶民團即中此計然民團終苦於單弱若得大隊官兵預設兩翼以資策應既破此陣則彼衆爲我所包絡無能爲矣

凡被擄之人賊有練腳一法擇年力精壯者督以擔負步行贏勝赤足窮日之力不許少停若足跡不前則以刀破之血出如縷翌日仍督以走血淋淋不止既而皮又結則再割之如是三五次血盡皮堅勝於革履而舉步如飛矣故賊黨無不健於行者雖馬隊亦能追及

喜擄幼孩自十二三歲至二十歲以內者或謂充作孩兒兵實無其事其中爲分等級文秀者教以讀書寫字視如

已予此等甚少其次則爲執役如奚童又其次則爲牧馬如厮養待其髮漸長年漸長然後選入兵隊逐次進階亦復領眾擄掠最爲凶惡葢此輩自幼見聞惟知劫殺習慣成性悉無人道養成梟獍不可救藥也

擄去之人號褂或有或無各館不等其苦於役使者離館而逃路遇他賊則轉託於某館當差以獲免賊漸覺其去而不返漫無稽查也乃另製號褂記色老弟兄曰原兵新弟兄曰聖兵其中又有書館選勇採辦諸名目亦復有牌面牌尾之分數日後又另給小腰牌一枚出入以是爲辨上有火烙印而木片甚粗糙余從本地人身上諦觀之甚

易仿造若其無烙印者更不足憑矣

被擄而逃逃而被獲則而上必刺字或曰太平天國或曰新兵或即表其人之姓名既刺字則不能再逃逃而再獲即殺之逃而遇官兵民團亦以賊黨殺之然其中間有不殺者則且以再擄再逃自明其不願投賊刺字而猶不從則涅面乃免死之符也自此竟爲黃鶴矣

賊衆離心不獨新擄者不肯服從卽他省隔府被擄有年者皆欲潛逃曾有本地數人與長毛共脫於難蓋未出城則難民借長毛之力以行既出城則長毛附難民之隊以去更相爲命也故有從賊數年髮長入餧而夾袋中暗藏

雄刀者烏合之眾終於瓦解耳

凡賊曾經傚擾之處隨地擄人各省各縣無所不有別雜

捻匪其類入主出奴互為雄長大致粵人最惡皖人最善

尤可恨者惟金陵人流徙哀鴻央人為之出講經登社席

而一旦皆變為賊殺勇守陴而反為內應其明驗也況金

陵陷賊已久響應而影從者八年矣以類逼邀之尤易故

賊中金陵人最多

賊眾之在蘇城號稱二十萬其實眞長毛不過數百兩湖

籍者已是老賊廣西起事之人十無二三方浙垣驟復賊

僅踞金陵及皖省數城耳勢且垂盡自大營被衝我兵數

萬大半從賊或易賊裝自遁賊勢遂張迨破丹陽陷常州下無錫處處擄人蘇垣又唾手而得復有巢湖船長龍船六合勇廣匪捻匪諸類從而附和之乃見其衆多然而蝿營狗苟各做各賊彼固未嘗合而計數也

賊眼秖識金銀其實并金銀不識見銅首飾之包金者皆以爲金眞是金者或給之曰銅也即棄去其餘珠玉寶石翡翠之類尤不分眞贋都不入目然見手鐲無論金銀寶玉以及廣料銅錫者皆加於兩臂以相誇美故長毛人人有之新擄孩子亦寵予一二有體面者尤多焉

始時掇括不取銅錢或舉而散撒之擲碎之奮投入面而

唾棄之其意蓋謂錢上年號我所深嫉而不欲見也迨銀錁洋錢羅致淨盡錢文亦不忍捨買茶酒易菜蔬非此不可而錢亦靡遺矣

城中設收屍局數處皆蘇人自備資斧僱用土工摃夫以作善舉者也有賊中僞稱王叔者死無所殯乃招收屍局中人爲之覓柩成殮許以錢米分給既畢事曰爲我摃下船當給汝輩錢既下船曰與我送出城當給汝輩米既出城曰前抵滸關爲我摃上水當給汝輩錢米既登岸乃曰汝輩直爲我摃至天京也可

又一賊酋死亦招收屍局中人殯斂至其館即置酒且烹

豬煮飯以勞之事畢相與飲啖至醉飽謂眾曰我主已亡此館所有與爾儕共享之耳歸告於人人或豔其饜足也明早從之食亦得食又明日益數人從之食亦得食又明日從食者且數十人迨晚不歸人或笑其醉而忘反或冀繼往而匃其餘也聲往瞯之至則賊館已空并寄食門下之客均無蹤影矣

收屍局之設元和縣書吏實始創議糾集十二人聯名具呈情願自辦惟請給發憑照於是分設數局號曰奉令掩埋其儔即憑分與人役隨身懸挂以免被擄此實公私兩全之事余避存嬰堂堂中亦設一局舉事之始賊眾稍稍

安靜不甚滋擾然恃有僞印憑者到處閒行遇事規避臨食則肆然大嚼數日後乃立章程以十二人爲一班不得走散某人手下工役幾名派定某某輪班值日周而復始又數日以籌分派數十人次第持向廚房憑籌發飯似乎規模甚善無如人心涸亂亦時勢使然每日辰出午歸未出酉歸報云今日在某某處收埋男屍幾名女屍幾口合計若干彙入總冊雖不無虛數以張大之然十收四五究係蘇人好善危難之中猶行仁厚且枵腹從事敷衍至匝月而局方撤約計掩埋總數凡四萬五千有奇

難民空身行路賊所不禁若攜有包裹則以爲逃也必爲

所阻若藏有銀洋非特搜去且誣爲搶劫之財并性命不保矣

難民看囊之錢謂非所已有而賊衆搶劫之罪不問嚴立姦淫之禁而賊酋方廣選女色不許民間吸煙見煙袋輒拗折毀棄而衆賊身畔各有短煙管鴉片之禁尤酷而搜奪煙膏及老槍等具喜形於色

破城數日內各館獻物於其主名爲進貢皆陳於方桌而昇之先以桌圍檯毯鋪設其上然後兩猪爲一桌兩羊爲一桌五色綢緞爲一桌大小鞭砲爲一桌如是四桌爲一起各起不一大都類是後有走馬鑼鼓十數人喧然擁護

馬自下而上復有層遞日不知其凡幾
賊酋大館街上人摩肩馬銜尾紛紛擾擾不知何爲又或
前後兩街隔河相望則架浮橋以達之或上下兩岸樓房
相對則跨複道以行之或塞斷通衢之巷柵或穿越鄰家
之牆垣無非爲藏垢納汙之地而晝夜重門洞開放恣喧
譁坐則蹲踞於椅甚至袒裼裸裎揎拳罵坐者皆彼之所
謂大人也
聖經所云無所不至之小人是已致知而未誠意並非肆
行無忌者若賊衆之作爲乃眞無所不至矣即如書籍賊
皆無所用鄰架曹倉亦何妨庋之高閣而或拋散一袠或

抽棄一冊甚至順風扯去片片飄揚灰塵涸廁中時有斷簡殘編見之欲哭

余嘗塗遇一小長毛年約十二三手持袖珍書一套鏤版精上好緜紙刷印裝訂亦工楠木夾版襲之彼特以爲物隨便繙弄時拋高而接取之遠墮塗泥竟去不復顧書之遭刧甚矣

楹聯屏幅補壁之具盡行扯碎此猶近人手筆也至某家所藏法書名畫重緹疊錦包裹又加木匣裝儲珍珙璧亦復毀壞此尤世間瓌寶之大厄矣或曰賊不識完間亦愛畫冊頁則去其版面手卷則截其頭尾廝層摺

壘懷之以去豈有鑒賞巨眼耶大都取畫之有繪色者糊之窗壁如小兒游戲耳
帳簿字紙更無所用委棄亦甚於書籍凡曾經賊到人家無不散布滿地無置足處賊之踐踏不必言矣有敬惜者於此雖具千手眼不勝收拾其拋棄五穀亦然或云賊惡溷藩之穢也以帳簿鋪蓋之越數日又蓋一層噫罪孽如此而不遭雷殛殆眞天降魔星與
有一人於山塘買賣街見賣糖豆者以舊書作包紙遂日買其豆數十包多至不勝食乃沿路與人食而留其紙久之人或怪其癖嗜始告以故人亦助之買及舊書盡此人

乃勸其易素紙據閘中有宋版書近百貫

賊衆每食酒餅粥飯必有剩餘雜民沿門乞食輒散給之

否則傾置於街道牆壁間加糞其上名爲消罪不拘高座

寵觚隨處蹲踞以作糞坑雖狗彘亦不至此城中糞日以

多米日以少余嘗戲謂人曰撩衣只覺登坑便開口無如

喫飯難

五月初四日忽傳夷人進城騎者數人隨者數十後有賊

酋亦騎而從擁之入館先是傳有薛藩司煥借兵外夷收

復省垣之說及聞此事吾民大喜以爲彼既進城城必復

矣又疑城果克復何以賊不奔竄翻與並轡同行招延入

館乎或謂夷人來與賊酋講言蘇城是我國通商之地每月計售貨銀若干萬兩今被爾等佔踞通商减色着爾等賠償貨價否則速即讓出蘇城倘兩言不聽請決雌雄此語不知確否而賊衆揚言且云夷人外洋皆來進貢我主以賓禮待之是固虛詞也

初十日碧鳳坊巷蔡匯頭有賊館數處驟然遷空難民之負槖擕筐攫米其中者相屬於道余聞之亦往探情形見一切摽掠之物盡行委棄廚中尚有熱飯暖酒似匆促不暇食而去者取米之人路遇他賊亦不攔阻似別有要事不及顧問者於是吳民竊竊私議曰彼衆遁矣旣而伺之

殊不確

賊至日多其酋大治宮室忠逆首以復園巺宅東拓於潘西拓於汪兼而倂之建僞王府規模僭越於是自北街迤西至桃花隖凡僞府四五處他若任蔣橋鈕家巷砂皮巷舊學前鐵瓶巷延袤及於東南而南北兩顯子巷合而爲僞聽王府包入洽隱園巷遂中截僞王府已不下數十處其竊復以次興造三四年間迨至官軍收復而土木之工未嘗少止燕雀處堂螻蟻立國眞毛賊之謂矣

僞王之居稱府其次稱閣其次稱宇其次稱衙而槪不稱署似乎故示其異亦如設官之謬襲古名以矜創制也門

之高庳廣隘視乎其職惟兩列必有八字牆其小者如龕

門然眞主賓矣而無官之館絕少

毀壞廟宇神像之外凡侍從皁隸諸像賊更任意戲侮小者玩諸股掌敲殘抛棄大者舁去或置城頭或植路口執旗持燈以駭人耳目曾有被擄一人夜至賊館認是某姓大宅入見堂中高坐一人大於常人數倍紅綃裹頭狀貌獰惡努目視之此人不覺駭汗泥首階前賊黨挾之起旣出潸問爲誰賊曰天王也或恐是寺院中四大金剛之一在釋家固已尊之謂天王矣以此爲戲亦奚足怪

僞左同檢熊姓館中夜間被竊失去銀兩珠串等物熊方

管理地方事宜乃竟隱諱絕不查究緝捕豈眞大度包容耶蓋强盜怕賊故諺有之

蘇州有豆腐阿福者素無行因毆死地保逃罪在外久無音耗四月初旬忽單騎而歸五品頂戴藍翎軍裝意揚揚自得至其親戚家再三勸其避地又曰如不避去姑給汝家一憑遂出紅布數方每方翦去一角自藏乃給之曰持此可免難茲可轉給人既而偶出閒步入茶室衆疑其狀貌環而集問之語多茹吐方排開衆人欲行適有小孩礙足叱之走不應遂蹴斃之衆咸不服羣扯其衣則身畔取出小洋槍矣是時地保之子適過其前或大呼曰彼殺汝

父是汝讎也某子遂首自擒住衆共助之將以鳴於官中塗屢屢倔强衆聚擊以死

初蘇地傳有歌謠一時殆偏中有紅頭亂白頭與之語及城陷難民皆裹白以自別未幾各鄉鎮民團羣起無不白巾者不知有意以應童謠耶抑無心而合不約而同耶紅頭之畏白頭甚於難民之畏長毛鬧民團起義目爲土匪輒不敢輕至其地時時私問難民以土匪消息其實民團特激於一時之憤其勢不能耐久若承昌之徐氏周莊之費氏較爲嚴整賊皆與之講和洵畏之也

雙鳳鎮始被賊衝焚掠一空民畏之甚議捐款獻物以冀

免再來而賊掠不已民乃大憤遽集義團賊至輒與格鬬大隊遝陵殺傷無算賊大驚潰有數十人被追窘急乃回身環泣叩頭乞免始笑賊之狠如狠而怯如鼠也

蘇城邵廟西首
謝文翰齋刻印

蘇臺麋鹿記下

長洲潘鍾瑞麐生

有一人被擄爲賊典廚欲竄無由苦思一計時以美饌奉館門前坐更打鼓者打更人異之曰何以獨厚我初不敢言打更人益疑之舉箸不下乃告以情曰願夜間濟釋我打更人難之曰汝得生我就死矣典廚者知其無能爲也然又不忍滅其餚饌仍日以豐奉焉打更人感之曰會當越狙代謀耳頃之賊衆定期於某日黎明一齊出隊打更人謂典廚者曰俟彼將起程時汝可逃矣曰逃何得脫曰館門臨河汝以廚中擔水桶盛水而投諸河卽亟走毋返

顧典廚者從之中夜即起爲賊治食訖五鼓賊皆束載厲兵秣馬矣忽聞河水有聲打更人呼曰典廚者赴水宜急救賊衆方匆匆欲行曰毋庸聽之打更人竟以智免

又有一人被擄亦責以典廚辭曰不善烹飪賊強之乃曰啖以生物賊雖心厭猶欲徧試其技試以海蜇令煮伴曰是宜緩火徐煮良久啟釜盡化爲湯又試以燕窩而促迫之伴曰是宜急火一炒頃刻入盌竟不可喫又試以海參魚翅渠佯爲不識立與入鑊不遲不速和調五味而進之賊欣然入口乃腥硬無味嚼之泥沙涵雜始信其不善烹飪也乃釋之是以大智若愚免者嘗告人曰我爲賊作饌

惟油炒蓮心一味可食

城中雞豚既盡賊館食物惟剩海味醃貨絕少鮮新久之亦窮欲以重價購豆腐而不可得凡大雲庵流水禪居等處放生之池魚圈猪棲雞取食無遺城西戒幢寺中有大池放生黿其極大者不知其年歲賊亦設法鉤取供其大嚼然烹黿之法頗蘇人所不善也

家家遷徙空屋中畜狗無所得食出啖街上積屍之肉狗眼都赤是時賊亦無所得食出見街上狗輒撲殺而烹之是謂狗喫人人喫狗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破城前數日閶門民家夜聞鼠移場滿城多鴉啼而無鵲

噪是皆不祥余避葑門閒曠之區地多樹木惟禽鳥啁啾猶得自來自去時方孟夏孕物長養每見貍奴育雛與雛以乳而無人飼食哀哀可憐之色老弱同餓至死

賊中亦奉天主教與外洋夷人是一是二每逢七日一禮拜口中諷誦二十八句讚美詞首句云讚美上帝第三句云讚美天父第五句云讚美天兄天兄即夷人所謂耶穌也句皆四字中惟兩句五字共一百十四字余聞被擄人口述不能備記但覺語多欠通凡擄去者爲新到弟兄各鈔示一紙責令熟誦以赴七日之會或愚或懶漫不省記至期濫廁其中隨便胡謅與衆和聲彼亦不與計較然往

夜聽令暗傳口號或一字兩字三字總不出二十八句中故做長毛者必熟於讚美即官兵所發偵探亦不可不知讚美之詞

期年之後開科取士賊之命題不於四書五經而於讚美詞中應試者寥寥無不獲售一試而名為羅士再試而貢入偽京不知觀場為誰輩噫三吳人文掃地盡矣

被擄而逃追獲即殺固已然亦有屢擄屢逃屢獲而終不殺者亦有偶出小便並無逃意而反殺者老羸之人有恕其無能而遣放者亦有恨其無用殺而投諸門外或河中者又如下令出隊或每館抽派一二人或合館盡行四鼓

造飯五鼓介隊出門猶不知何往指東又西說近翻遠總之喜怒無常詭譎不測鬼蜮之行如是

有一元和縣差被擄在館飽食終日時時華衣鮮服出外嬉游他人被擄雖閒或走出未有絕無防閑若彼者聽其語每逢出隊當差彼皆規避他往移時歸仍安然莫之責備常日詼諧談笑樂不可支初不解彼何以得此於賊既聞人言彼蓄嶽妻以媚於賊賊故鬆禁之乘閒仍返宿於家且以得寵於賊爲幸噫全無心肝一至於此以余久陷城中所見縣衙書吏不通文墨者居多然非無知廉恥之人如彼者亦間出也

民間饋獻固出於不得已惟剽掠之餘已無長物佘竊笑縣中差役等聯名開單臚陳諸品飾爲諛詞以媚之先以千年藟一盆中插如意一支外則金魚一缸銅鼎一座玻璃燈兩堂織機架具一副繞以黃緞有人問其取義曰千年如意預訂登基也謬妄極矣聯名中有平素好事者爲之主謀作此鄙陋卑諂之事後來虎邱後山禮及鄉郡則時花鮮果園蔬糕油醃魚生猪之類皆薦陳矣

賊之復竄嘉定也有南翔土匪與之勾結殊爲可恨婁塘鎭有土豪某以浮言煽惑居民衆訣信之遂順於賊賊至迎入而館於質庫賊呼質庫執事人令其照常早開晏閉

不許半日即閉幷令其承辦紅布綢緞洋槍火藥等物日不暇給又歃禁合當之人不得行動而賊黨之往來鎮市者無片刻清靜轉甚於他鎮之騷擾而彼土豪方以親女許配賊酋益復挾勢以淩人此又出縣差下

賊之眈視蘇常也久矣自癸丑春江甯驟破速陷鎮江勢如破竹蘇郡慗民便有献金犒賊之議適揚郡先舉翻以此拒盜入門蘇郡縣其前車議乃中止而向欽使已迅師遏賊蘇常得保者八年至是杭州又驟破即欲窺何蘇垣適以杭城不能持久而止乃大營一潰爭同瓦裂官逃民散列雉皆空於是賊轉借潰兵之亂得以混充官兵長驅

而下蘇常竟唾手去矣諺語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賊既連擾兩省恣行劫掠飽其所欲蘇城形勢不能固守賊亦本無守志無如官兵散盡無一矢之加遺乃蔓延郡邑漸及松江嘉興等處分掠既遠始以蘇城爲屯駐而崑山實爲要衝乃集重兵修城垣且將重兵凱浙垣矣夫虎兕無押彼何畏而不噬人幸賴八年中曾行保甲團練之餘氣各鄉鎮義勇民團力與抗拒稍知顧忌而不意蚩蚩者猶欲泥首進貢冀幸保全此所謂漏脯鴆酒毒發無日真策之最下者也

賊衆分衝崑山以通婁東一路分衝吳江以通浙西一路

遂成犄角之形使蘇城初失時上海出兵以扼崑山浙省出兵以扼吳江當不遽致蔓延然必蘇城之失遷延數日而後兩路得以部署又必常郡之防藩籬稍固而後蘇城得其捍蔽又必高資丹陽之地收集潰亡力爲整頓而後常郡不致崩裂以此論之不得不追咎於和春之易退何桂清之先遁也

賊兵不恃器械之精惟恃旗幟之多或一隊一色或數人而雜各色有字無字亦不一定曾見一白綾旗大書同心江山四字殊不可解又或即以蘇城團練舊旗指揮發令其中最華美者竟以五色錦製成有長丈餘者環城數里

外各設卡子各豎大旗民團遠望見旗即停止不前豈知旗下無人看守稍稍前進握旗者猶屹立不動民團徑撲之乃一七尺許長芻靈耳

老弟兄中毛不必盡長別有老短毛一類平時薙髮與恆人等其乖巧者爲彼心腹出作偵探其强壯有力者假充官兵隨營溷入蘇垣之失此類先到者已不少故易如反掌假使猛省回頭乘薙髮之便立即反正豈不善乎

破城前數日城中盤查巡防一律嚴整而賊之奸細已陸續至蘇城既破數日合城姦淫焚掠隨在無遺而賊之大隊方紆徐來蘇其間相距旬餘而蘇人如在大夢中故賊

營揚言有二百七十人破蘇城之說可勝浩歎
賊酋先至蘇城者爲忠逆李即有英逆陳所統兵帶入已不受約束繼而英逆親至兵更凶惡未幾又有干逆洪統衆至無可搜括乃肆行殺戮忿然而去其時又有江甯遣來僞織造者一切不歸節制尤無忌憚總之賊衆之各自欺淩互相侵奪莫非小民之累緊彼賊目絡繹往來舉我吳民任其食肉寢皮敲筋吸髓而不知饜足可爲民牧者奈何不援手與
方杭城告警時徐君青撫軍預籌守備出示曉諭士庶如有奇材異能各抒所見以備采擇施行於是有按戶出丁

聯集義圖之舉意非不善然未規畫周妥明定章程艸艸

舉事剋期觀成奉行者以具文塞責僅就其每家一燈五

家一旂二語外而鋪張委員四出以勸諭點燈爲考成於

是閶門外上塘及南濠城內中市至都亭橋養育巷凡市

廛稠密處燈火頗齊向夜雨行檐下如明珠聯貫兒躍陸

離行人如在白晝或竊笑其無益或恐防有火災而誤傳

煁燈之張委員遂受申飭不數夕遂漸闌珊似晨星落落

矣江甯人之流徙在蘇者見點燈皆歎息或他徙益江甯

之失先言所辦義團亦每戶點燈也難民廠中一江甯老

婦偶夜出見燈火滿街大哭而返此固不祥之兆或又曰

蘇城原係蟹形捕蟹者以火臨之輒得是點燈尤不宜於蘇州也階頭僧之讖曰不得燈燈便創與此絕相類

燈既熄乃講求實事始行挨戶出丁之法創議先籌經費於是有捐丁之舉每丁日出錢十文上戶五丁中戶二三丁下戶一丁定章如是[illegible]苦樂不均余家桐生弟承辦閶門第十四團獨破羣議變通書捐上戶出至四丁爲最下戶酌量免捐人情頗允然各團辦齊公定章程然後召募壯勇始得分班巡防不匝月而變至矣

丁冊蒐集議者猶嫌寡弱於是又有自團之舉在捐丁之外另備資斧自行僱用壯丁分段設局惟聯名具呈請派

委員協同董事辦理閶門一帶就中市空屋立局頗爲嚴肅若使閤城皆然加以訓練當堪策用惜事勢亟迫甫創規模未覩成效也

此外非土著者有浙甯義防安徽團練舉行已兩三年又六合人與上元等處之游民三百餘人名曰毅勇別立團防局廣東義團向係廣東人自辦往年曾因滋事捕斬其匪類多人威燄稍息至是轉復附集其衆實繁都獷悍不靖又有全浙義防出自新募器械亦未齊備閏月中徐撫軍速次諭令郡邑屬吏及各局委員飭集城內外之民團義勇剋期大閱屢請展緩至二十三日在教場齊集各路

紳董委員統帶前來閩郡文武罔不伺候加以各署隨帶壯勇有英勇凱勇海勇德勇廣勇東勇諸名目撫標將佐兵士餘丁咸來觀看士庶人等如湖如堵接踵摩肩以爲創見一時不下數萬人撫軍閱之大喜賞賚有差然軍旅不許止齊未助就其中技藝堪稱者惟歷年操演之長丁數百人耳誠實可嘉者惟各團士著之巡勇千餘人耳迨四月初旬廣匪焚掠於外毅勇助虐於內岌岌可虞雖士激於義民憤於危日益奮勉而不及救矣

四月四日火後城外廣匪滋行不軌民團協力擒斬於湖田者已不勝數初六夜城中金獅河沿團丁巡見廣東人

船查檢有軍械銀兩女衣首飾等件認爲盜贓招集各團
協拿突有衙署廣勇來相爭執曰是我同儕皆在長洲縣
署當勇必應釋放衆團丁不信彼類將湜蠻劫奪各以戈
矛相向乃一齊擁至縣署質成於官官見人衆不知所以
欲事消弭先問團董團董曰職等奉令巡防遇有形跡可
疑者不得不拿況此輩贓物顯然何意復有冒充衙門護
勇通同阿比之人官曰都非冒充兩造皆我勇也團董曰
既是公祖護勇何得舟中夜宿藏匿誤公官曰此已散遣
者團董曰既已散遣何云在署當差官曰此遣而未盡者
衆譁曰遣而不盡不如不遣遣之者固知其不軌也遣而

不盡者將任其爲不軌乎團董又曰軍械是所固有銀兩卻自何來官曰是遣發之盤費衆曰銀兩是盤費難道女衣首飾亦是盤費請問是誰發與官語塞轉問於勇勇曰新娶一婦攜有妝匳嫁衣耳團董曰若然亦難保無拐逃情弊尤應徹底查辦官意不肯衆益不服乃合稟於撫軍撫軍發下辦團委員將滋事者照例懲治其餘一律資遣於是拘管者五人衆心怏怏布路而罷初七夜又於夏侯橋拿任三人聽其言粵音也咸謂遵奉格殺勿論之憲示何必報官遂殺之詰旦見其反穿號褂竟眞是元和縣護勇卻是枉死官亦不之問

余之脫難也自虎阜山後野路抄出同行之男女老弱約有五十餘人至陸蔣墓橋忽有一人自道傍雜入隊中羣行羣止問之自稱蘇人而口音不類詰之則曰徽人而作夥於蘇城者時隊中有徽籍者聞其音亦不類復窮之乃曰福建人衆咸勸其勿妄稱蘇人前路盤查聽出不便旣至金巷橋余等方將薙髮此人竟爲盤查聽出實是廣東人因轉問余等何得偕廣東人來衆皆曰實不相識彼自同行耳盤查局董曰何必多言殺之可也蓋余等頭毛未薙彼之頭顱已落矣粵人之爲衆惡也如此

紳士人民之殉難者不可勝數官則有二人焉一爲大中

丞徐公君青有壬盡節於撫署魚池從死者家屬四人一爲署臬司朱公筱漚鈞投馬醫科巷小弄內井中死腰帶繫一漢玉小印公生平愛玩物也朱公幕中有沈秵邨貳尹厚田者從公不去別投他井亦死紳士中就余所聞有慕家花園董幼琴封翁世帷琴涵先生子也預置一櫬自署姓字令家人俟其死後成殮舉身柩於正廳之中賊逡巡不敢入孝廉方正夏秋田先生廷棨好善精醫理五月初夫婦相繼死婦潘氏鄰人楊棣與秋田交最深約秋田俱死棣被執不屈鞭而殺之長庠生國興簿吳省之表兄震曾董團練事誓不避城陷巷戰死其妻陶氏弟長庠生

渭川鍾駱渭川子慰宗暨其婦錢氏孀居弟婦長庠生師曾室潘氏余胞姊也先一日詣齊門外范莊吳氏祖塋丙舍城破賊將擾及鄉相率赴水闔家殉難次長庠生王拙孫叔釗鐵孫叔鋭昆季賊闖其家以刃臨其老母互相護持賊刃轉向之昆季爭死皆被害元庠生鄒祥伯淸瑞挈妻子死於水三月中賦落花詩云白骨拌埋芳艸地丹心留照夕陽天其志早定矣吳庠生呂壽補立均居楓橋督辦鄉團與賊拒戰被戕子聲之聞耗絕粒自盡元庠生詹冠香文照閉戶授徒事母至孝奉母預避橫金賊至其寓母驚走出遽投水冠香自賊追母見母入水亦躍身從死

職員汪德門表兄亨衢率其子姪守家不去賊至其姪子和某被縛於柱大罵遂受三刃而死德門傷一臂旋死余族叔吳庠生子繡遵璈家顏家巷十三日晨出探耗被戕於宮巷張小棠家槐花弄夫婦同死鄰人為覓棺斂諸余親見其客座中赫然白木兩棺傷有血衣一堆其婦繆氏也吳庠生朱子默立增家橫街事母孝城陷奉母避居寬峰未幾母卒明日賊至立增方撫棺慟哭賊驅之不顧遂被害候選訓導蔣硯詒鎔經為余舅氏行娶於潘則功甫伯父之女我姊也撫卹難民督率定勇數年至是駡賊死吳庠廩生王金圃鍾城警迫富室多避去金圃創捐錢米

施貧並辦巡防城陷率妻董氏子婦周氏投井死布理問王養初壽庭陷於城病卒或云率團勇擊賊受重傷死長庠增生宋浣花志沂被擄不屈死吳庠廩貢生黃巽卿安鼎潘海珊福先皆被擄不屈死吳庠生吳穀年豐熙賊入其家掠其女穀年自殺其女大罵被戕賊擲其尸於水元庠生蔣亭香珩曜城既陷猶衣冠而出矩步街中賊疑其官也呵問之亭香曰我非官汝等乃盜耳盜何爲犯我賊怒執之曰我正覓死所耳賊羣斫至死府庠生吳希顏述曾賊入其家責以大義賊脅以降遂大罵賊怒臠割之府庠生李麗川英自縊於明倫堂遇救未死出遇賊脅降不

從受十餘創死元廪生章鵬九志程元廪生試用訓導梅軼孫振鏕已酉舉人國子監學正汪佁笙培元庠生夏敏孫標甲皆被擄死我族又有粹然曾叔祖亦義竹堂叔祖世貢陵芝之叔祖世傳肯堂叔遵鑕若舟叔遵防貢生兄豐先諸人陷城中或餓死或受傷死春庭叔祖世慶暨妻程氏芝巖叔祖世賡慈圃叔祖世瀛暨妻錢氏子遵海遵郁春溪叔遵泉竺齋叔遵醑暨妻包氏藕塘叔遵濂雲帆叔遵湖鯨波叔遵淡暨妻許氏子器庭士先媳謝氏子耘弟梓先暨妻施氏楚林弟樾先暨子尙生志蘋女二朗齋弟毅先勖齋弟熊先皆死余所見聞固不止此然不及備記

況在見聞之外者乎卽祠後忠義局迭次奏請邀　卹
姓名見於昭忠錄亦僅存什一於千萬耳姓名無考而不
得請者更不知其凡幾可勝歎哉
婦女之盡難殉節其可憫更甚於男余所知者如恩貢生
候選州判璞山叔祖世琪繼妻陳氏盥沐嚴妝易預製襚
衣投帝賜蓮橋河中死鄰婦隨死者四人姪遵鑽妻包氏
遇救中溼死孫循先逃先遇賊死啟先甫三歲失哺死吳
庠生修生兄寶儒繼妻吳氏暨子志葵及一女同死翰林
院待詔卿華兄鸞繼妻費氏女三壽姑蘭姑順姑同閉空
棺死同軒姪錫芝妻錢氏自縊死研香曾叔祖奕潤妻蔣

氏容堂曾叔祖奕㷇妻姚氏其媳福門叔祖世庚妻顧氏研山叔祖世暢妻呂氏簪園叔祖世櫻妻陳氏吟齋叔祖世康女二淑英淑芬雨秋叔遵淞妻鍾氏憩亭弟棨先妻姚氏子志濬皆死簪谷香蘭滋次女金姑適呂姓皆被擄金姑自沉於水洞庭山朱子鶴和義妾許氏遇賊傷臂猶以一手拾石擊賊被斫死元庠生張時敏女投水死吳庠生吳蓮蓀熙妻朱氏罵賊被三刃不死自投於井平應傑妻葉氏允恕妻顧氏允彝妻何氏世濤妻錢氏允恕女玉姑金姑允尊女適沈姓俱投井世熺妻陶氏後至井已塞窮有水襵曲身淹焉見石梅孫渠平氏八烈志吳庠生楊新圃引傳妻

葉氏居甪直鎭抛幼子赴保聖寺濱中死孝子陸洪妻潘氏賊驚迫諸子欲奉母避不可城陷從容赴池自盡子儆燦文暨煥文妻張氏燦文妻孫氏女龍珠相繼赴水煥文方守城堵奔歸瘞母訖亦死僕婦倪遣之不去縊於庭樹從殉嫡堂姊適夏吟香鴻藻家山塘隨翁夫暨子媳避于田涇賊至逼之刃斫其背傷重旋死余家後屋周五郎巷賃居處姓琢玉爲業賊至被擄其妻某氏匿以免賊去并失其姑居數日不得夫耗姑亦不歸氏以家具悉投井中沈其女乃自沈焉城復後淘井得殘骸此事余知之審而而不知其夫之名與婦之氏不可詳矣噫況其他哉

以上所記有蘇城陷後數月殉難者余既牽連及之更有蘇城未陷而殉難者如馬遠林釗陳粱叔克家兩君均以孝廉入軍營爲幕賓敘勞得內閣中書馮君客熊舜俞總鎮天喜幕陳君客張殿臣總統國樑幕閏三月大營旣潰先後殉二公之難

民人之殉難以數萬計姓名多湮沒不傳其中有尤異者相傳爲二伶人一李洳少貧習爲雜劇以養父母天性至孝家庭雍睦兼通繪事尤善人物生動而不俗城陷爲賊擄往金陵未至逸去念父母尙陷城中復入城遂遇害搜其身得所畫父母像一幀一爲張錦在蘇城各部中爲二

淨晟有名破城日賊入其家索番銀錦以當十錢二百紙
固封而與之賊啟視怒其行詐欲殺之錦曰我爲戲子何
來洋錢汝爲逆賊以殺掠爲事我死必爲厲鬼殺汝罵不
絕聲而死嗚呼此二人者亦足爲閭里光矣
賊陷常熟某孝廉者城中團董也被縛見賊酋逼脅再四
不從欲殺之孝廉曰死不敢辭但得使我全屍則瞑目矣
賊詭許之以尖刀如鉤者自肛門刺之深及於腹腹破腸
曲曲引出作寸縷斷慘酷備至號嘶良久而絕又聞賊破
太倉東一邨鎮有兩孝廉皆團董也一先避去賊焚其家
一已故惟栗主在堂賊亦焚其家而奉栗主出取一廣場

壘几作壇上設高座而供之賊衆以次羅拜小賊各執鉦鼓鐃鈸喧天鬨動旋繞其間良久乃舉火送之噫生腸腹與死木主何幸不幸相懸如是耶

拷掠之法愈用愈酷始初不過呵叱繼而漸用威逼搜檢衣底挖掘牆隅隨在窮搜至無所得則持械動武刀面鑠面刀背擊背或罰令長跪或割破耳朶甚則弔打弔打之法或以繩切兩拇指或反接兩手而縛之或兩手兩足總繫以繩其弔起也或覆地或仰天故有捧香高拱曳杖扳脅諸名色而箠楚之加必致皮綻血淋又有劃面截髮折臂斷股諸苦大抵愈掠愈枯愈拷愈苛留得性命已爲大

幸抑知賊之留其性命者尙冀幸有所掠耳
賊衆抄掠民家凡井竈屋梁無不毀壞掀掘雖間有所獲然蘇人蓋藏素少故徧搜無有者十居八九有一家兒童戲以鉛錫融成小錁光彩閃目置小罋中賊見之大喜攫去又一家以米數袋投井中賊撈井覺有物沉重以撓鉤起之大費人力出水米已腐爛不可食賊尙疑米中有財物傾出觀之兩事相形乖兒勝笨賊多矣
賊以官爲妖而自稱其衆曰官兵以官之勸捐餽需爲虐民而日責民之饋獻以好生爲名不許民赴水投繯而攘其衣食朘其生計復驅於鋒鏑噫虺蛇之行豈特自相矛

盾直無人理矣
三月中有明星見於西北狀如壺盧下垂芒赤色又傳有彗星復見三夜即沒後又聞人傳說月中垂珥在月望之前夜夜方半月色皎然忽變如珪之形有若帶者兩旁垂下頃刻即收隱如常余但見數月以來天上雲氣四散如了叉森列皆成刀槍劍戟之類殺氣横亘節候亦寒暖不時舉頭瞻仰遑曰怨咨
僞同檢熊姓既令難民出城而應者寥寥遲數日又於城中招各鄉官申諭云百姓出城以免弟兄們之擾實是開放一條生路而俯民膽怯性愚不肯出去豈皆情願餓死

耶務必再行申明勸諭周徧詳明爲要嗣後出城者漸多

居然發出資本開設各種鋪戶於是山塘成集名爲買賣

街而藉此不復拘束即於數日間絡續脫逃至他處謀生

者十有八九

虎阜後山各鄉饋獻土物熊姓即令採辦日用所需前來

貿易衆安橋通貫橋一帶遂成朝市長毛意在得食絕不

論價小籃貯莧菜些些輒云百錢一筐醃魚諸物稱是城

中各館聞之競出爭買日益轟鬧有不償價者熊立爲民

拿二賊梟首懸示衆皆帖然各鄉傳播船來日多售亦日

盛鄉民過午滿載而歸奚止利市三倍

傳聞熊姓之父向官蘇省其幼年曾隨宦來蘇自以爲與蘇有緣故管理地方頗革長毛之苛政吳民不審其意而翻疑之其後忠逆甚疑其行事遣之出令拒守平湖乍浦之間卒能反正大吏奏聞賞爲知府初名萬荃後改名建勳云

萬荃之在蘇也各路鄉鎭白頭團勇四起其尤著者永昌徐氏周莊費氏扼守最固熊皆致書與之約各不打仗仍各自團練並親至而訂要約實欲預留地步而後來官兵之進亦藉民團未散之力竊謂爲賊而未喪天良如萬荃者亦絕無僅有耳

香山人多業工匠饒膂力亦自相團集人衆而雄賊至輒併力驅之嘗直衝至胥門而返凡他處遷徙其地者亦約相助曰汝輩欲求安何得自暇逸故富者捐貲貧者協力有敵愾同仇之勢且與木瀆横金相應主之者諸生徐則也八月三十日賊水陸大至胥賊舟幾出其背勇皆潰則死

黃土橋爲蘇郡之北郊有馬善者年七十矣有智略勇力絕人頭集七團勇三千人訓練之城陷賊出敗之於金巷橋越日賊分兩路一出齊門至宜橋一出閶門至禪定橋善與子安淵分當之又潛冡賊所經水道越數日游墅關賊合爲三路進善分兵距之迎擊於青黛湖五月初設伏

湖中誘賊入伏四起合擊大敗之先後二十餘戰善卒嘗先後中飛彈死安瀾能繼其事余之脫難也路出其間頗靜謐也（其後馬安瀾隨同官軍克復郡城以報父仇）

張基池字沁湄木瀆河橋邨人賊警迫即招義勇將從官軍後事未集而城失各鄉義勇之興河橋爲先賊擾木瀆橫金數十里中輒迎擊卻之所隸民團日眾遇賊十餘戰未嘗少挫五月九日賊大隊掠鄰邨基池督眾馳救始進賊披靡大呼躍入所率眾不能從漸潰去基池勢孤猶衝突斬三人忽刀脫於柄遂被害

或傳神語謂賊眾當盡死於太湖中賊亦聞之故四鄉紛

擾獨不向太湖問津有賊數輩恃勇而慢謂當力破此言以服衆一日率其所統遽奪十數舟將衝洞庭山舟子皆湖中漁人私相議曰費我氣力送彼衆去擄掠貨不甘心與其生受殛爲毋甯死耳乃自鑿其舟舟漏皆沉焉舟子或不死而賊無一生者他賊聞之畏而益信

賊館重門洞開每屋必有楹聯悉用黃紙朱書字跡惡劣語言狂悖然其中亦有可取者賊旣蔓延各省畏脅之中亦有文士身體荏弱不能奮飛無所發其抑塞時於聯語中見一二焉貝子木青喬因尋母出沒賊中最久聞其所述數聯不及備記有云是耶非耶此地不知誰主得過且

過今生何以爲家知其人陷賊之久如聞慨歎矣又有直書杜句云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寓以微詞意在言外余頗疑子木所臆造然如所述有二十餘字長聯賊竟以明太祖自況妄甚又蘇城衆僞官爲忠逆立石牌坊於閶門外橫題民不能忘四字敢鈔襲胥門外湯文正公德政坊之字令人髮指余謂流芳與遺臭其爲不能忘一也卽謂題此坊者大有深意也亦可蘇垣克復遂毀此坊

有被擄久而始脫者詳悉賊中情事謂有老於賊者嘗對衆云我自起兵身歷數省富人之窖藏他處貨多惟宮室器用子女玉帛之類則蘇州爲各省冠諺稱上有天堂下

有蘇杭我道杭尚不如蘇今與汝等得享天福當愼守之故世謂髮逆之亡亡於蘇州蓋戀戀於此即懷安之一念足以敗之矣噫夫差以來前車幾覆矣

官軍之克復蘇垣也在癸亥十月今爵相李少荃中丞督總統程芳忠軍門率各營節次進勦三面內薄城中衆賊兇懼各懷異心忠逆計窮以蘇省事權悉付慕逆譚紹洸而先自遁慕逆受其屬尚思死守廿四日召各僞王議事納逆與其下刺慕逆殺之先是納逆等已納款於大營是夜開齊門降廿五日程總統入城面與之約納逆等要乞三事一降酋所部尚十萬餘衆乞仍歸其統率一乞與官

軍中分蘇城各守其半一乞奏請賞以大官非紅頂花翎不可程公以其無狀密白李公請除之以儆反覆廿六日降酋出城謁見李公公責以何不薙髮時案旁羅列紅頂花翎冠數事公指曰俟汝等薙髮易服乃可加冠耳卽命之起往總統營盜已察其爲詭降密馳令誅之總統部署畢卽開營呼之入甫拜下立命眾卒悉縛之畢出營門咸受戮爲是爲僞納王郜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八人餘眾慴息翌日李公率諸將整隊入城蘇垣乃定

忠逆之遁率逆夷白齊文所帶輪船由胥江至木瀆出胥

口入太湖而去其屬付寇逆亦云蘇城如不可保當率衆屯穹窿山此處形勢進可以圖蘇城退可以出太湖故官軍聲日亟蘇逆已命衆於橫塘一帶壘築土城橫塘鎮市民房實毀於此時後賊餘黨奔竄雖不及留屯穹窿亦由胥門過橫塘而散皆路出姑蘇臺下從此姑蘇臺麋鹿盡走無餘跡矣余故纂紀當日瑣事而題以此名云

蘇城郡廟西首
謝文翰齋刻印

逆黨姓名紀略

偽天王洪秀全長子偽幼主福瑱　偽安王洪仁發秀全長兄其子利元利元　偽福王洪仁達秀全次兄　偽干王洪仁玕秀全堂兄其子葵元又有洪春元者不知何人　偽卹王洪仁政

偽東王楊秀清　偽西王蕭朝貴幼西王蕭有和　偽南王馮雲山有幼南王其名未詳　偽北王韋昌輝　偽翼王石達開

偽天官丞相秦日昌　偽天官副丞相林鳳祥　偽地官丞相李開芳　偽春官丞相胡以晄又涂鎮興　偽夏官丞相賴漢英又周勝富　偽夏又正丞相周勝坤　偽冬官丞相羅大綱　偽秋官未詳

偽英王陳玉成（綽號四眼狗） 偽忠王李秀成 偽侍王李世賢（忠逆之弟 又有忠逆之兄偽巨王未詳何名） 偽顯王吳汝孝 偽護王陳坤書 偽聽王陳炳文 偽堵王黃文金 偽梯王練業坤 偽戴王黃呈祥（一作呈忠） 偽首王范汝增 偽來王陸順德 偽章王林紹璋（一作紹章） 偽輔王楊輔清 偽慕王譚紹洸 偽納王郜雲官（一作永寬） 偽康王汪安鈞 偽比王伍貴文 偽甯王周文佳 偽毅王陳得鳳 偽慰王朱兆英 偽烈王李萬材（又有偽列王未詳姓名不知即此烈逆否） 偽補王莫仕葵 偽順王李春發

偽貴王陳得勝 偽會王蔡元隆 偽潮王黃子隆

偽烈王黃十四（與李萬材又別） 偽昭王黃文英（堵逆之弟） 偽遵王劉慶

溪　僞直王林得英　僞榮王廖發受　僞挺王踞嘉興　僞揚王踞同里　僞樂王僞襄王皆踞湖州　僞相王僞葉王僞記王僞航王僞崇王僞璋王以上皆未詳姓名

僞逆天安劉姓　僞眘天燕劉得勝　僞超天燕胡玉衡

僞迓天侯陳仕章　僞分天侯戴姓　僞保天福劉姓

僞滿天義廖姓　僞守天安僞格天安僞英天安僞狠天豫僞鵕天福僞約天義僞見天義以上姓名未詳

僞天將張大洲　范起發　汪懷武一作花班　汪有爲

僞十三檢點周得賢　僞正掌率蒙得恩亦稱贊天安

忠逆手下蕭招生　吳定彩　胡鼎文　李遠繼　劉官

芳　古隆賢　賴文鳴　童容海(皆未詳其偽職)　李明成(忠逆胞弟)　李

愷運　李愷順(忠逆堂弟)　李尙揚(忠逆宗)　宋永祺(忠逆妻舅亦皆未詳偽職)

翼逆手下曾錦兼　張瑞謀

英逆手下劉瑲林　張朝爵　葉芸來　李四福　陳時

永(英逆叔)

侍逆手下周連得　劉朝鈞　汪海洋　朱興隆　譚應

芝　陳承奇　李容發(以上偽職亦皆未詳)

賊黨(不知係於何酋受何偽職故通稱之)錢得勝　黃金綬　韋志俊　林啓容

黃德懋(潮逆子)　陸贊明　汪宏建　劉得福　賈慕仁　郭

老田

降賊諸逆李文炳　何信義　張威邦　熊得勝　周子五（皆當時顯升今削之）

投誠諸人熊萬荃（乍浦來降改名建勳授職知府）駱國忠　錢桂仁（皆常熟來降）陳殿選（平湖來降）吳建瀛　劉玉林（皆南滙來降）陳占榜　余嘉鰲（皆嘉善來降）吳人杰（溧陽來降　以上皆授武職未詳前受偽職則隱之）此外不及備記

髮逆之亂蹂躪一十六省淪陷六百餘城遷延至十有五年而滅當時烏合蟻聚之衆不能以毛髮數迄於茲盡化蟲沙矣緊彼黨類何足挂人齒頰惟思竊踞蘇垣幾及四年姑就耳之所聞近在江浙者居多亦不及萬億之一聊以諗異日鄉里之人追維喪亂猶將指斥其姓名而唾駡

之爾